

7561.01
— 2014/

南京大学当代外国文学与文化研究文库

总主编 王守仁

英国文学批评史

A History of British Literary Criticism

王守仁 胡宝平 等 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英国文学批评史 / 王守仁, 胡宝平等著. — 南京 :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3. 5
(南京大学当代外国文学与文化研究文库 / 王守仁主编)
ISBN 978-7-305-11190-7

I. ①英… II. ①王… ②胡… III. ①英国文学—文
学批评史 IV. ①I561.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46484 号

出版发行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 编 210093
网 址 <http://www.NjupCo.com>
出 版 人 左 健
丛 书 名 南京大学当代外国文学与文化研究文库
书 名 英国文学批评史
著 者 王守仁 胡宝平 等
责任编辑 董 颖 编辑热线 025-83592655
照 排 南京南琳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 刷 南京人民印刷厂
开 本 635×965 1/16 印张 27.75 字数 440 千
版 次 2013 年 5 月第 1 版 201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5-11190-7
定 价 59.00 元
发行热线 025-83594756 83686452
电子邮箱 Press@NjupCo.com
Sales@NjupCo.com(市场部)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所购
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基金资助项目

江苏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资助项目

前言

关于英国文学批评史,国内外专门研究的成果相对来说并不是很多。许多重要批评家的名字作为文学家会出现在文学史著作中,而英国文学批评作为国别文学批评,往往是在综合性文学批评史著作如韦勒克的八卷本《近代文学批评史》及九卷本《剑桥文学批评史》中有专门章节论述。国内情况大致也是如此,如蒲柏、阿诺德、艾略特等人在批评领域的建树都是外国文学史家在讨论其文学创作时顺带提及,对其批评家的身份关注明显不够。在为数不多的几本中文版外国文学批评论著中,重点放在20世纪发源于法国等欧陆国家的各种批评理论。刘象愚教授主编的《外国文论简史》(2005)可能是唯一对自文艺复兴以来英国文学批评进行系统梳理的外国批评通史,但内容相当简约,并且到了20世纪将英国文学批评融入美国文学批评,只有“英美新批评文论”一节。当然,也有少数学者在英国文学批评这块园地默默耕耘,取得可喜成绩。殷企平教授等撰写的《英国小说批评史》(2001)和王卫新教授等撰写的《英国文学批评史》(2012)的问世,改变了英国文学批评史长期被忽视的局面,促使人们在这一领域去进行更为深入系统的研究。

英国文学批评伴随着英国文学的历史进程而发生、发展,有着悠久的传统和丰富的内容,对英语国家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毫无疑问,我们需要引进和介绍当代各种批评理论,但是本着尊重历史、尊重传统的精神,挖掘、整理和开发在一千多年间积累起来的英国文学批评资源,展示英国文学文化的深厚底蕴,对于促进我们国家的英国文学研究、英语学科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郭绍虞先生指出:“文学批评所由形成之主要的关系,不外两方面:一是文学的关系,即是对于文学之自觉,二是思想的关系,即是所以佐其批评的根据。”文学批评常与文学发生“相互联带”的关系,即“文学批评的转变,恒随文学上的演变为转移”,而文学上的演化,又会“因文学

批评之影响而改变”。^①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读了一本好书，免不了会议论一番，这种议论从性质上讲，与批评有关。文学作品一旦进入流通、接受过程，便有可能触发批评机制，尽管这种批评活动在最初阶段是无意识、自发随意、零星不成系统的。本书关注英国文学批评的起源，和一般人认为英国在文艺复兴之前没有文学批评的观点不同，用一章的篇幅讨论中世纪文学批评，较为明确地将英国文学批评实践的开始和批评意识的生发时间锁定在中世纪。

如果说中世纪部分学者和作家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对于文学之自觉”，因此出现了文学批评的萌芽，那么到了文艺复兴时期，批评本身已经有了主体意识。基于这样的认识，本书经过分析，得出结论：锡德尼的《为诗辩护》作为伊丽莎白时代的核心文学批评文本，开始了英国文学批评的“自我塑造”。

18世纪小说、诗歌、戏剧批评相当繁荣，本书对此有较为全面、详尽的论述。“苏格兰启蒙运动”中出现了一批包括休谟、亚当·斯密在内的杰出的思想家，他们在文学批评和美学领域留下了大量重要的文字，本书对这批珍贵的理论遗产进行梳理，在国内尚属首次。

从18世纪到19世纪末，新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先后成为文学批评的主流，出现了约翰逊、柯勒律治、阿诺德等批评大家，他们的文学批评思想和实践对后世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本书在归纳、总结和阐发主流批评家批评思想的同时，对过去被人忽视的哈兹里特、卡莱尔、德·昆西等人的文学批评也给予一定的篇幅进行讨论。

20世纪上半叶，现代主义文学批评质疑传统现实主义文学观念。本书细致解读劳伦斯、伍尔夫等人的现代小说批评，论述艾略特、瑞恰慈等人对新批评的理论贡献，并揭示中国文化与瑞恰慈等人批评思想的关联。

英国是马克思主义发源地之一，具有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传统。本书对英国左翼文学批评进行重点考察，较为深入全面地论述和评价考德威尔、威廉斯、伊格尔顿等人极富批判精神的文学批评思想，展示其思辨性、实践性、政治性和文化指向性特点。

本书关注当代英国文学批评新进展，几乎是同步跟进当代小说批评，提取若干话题，对默多克、布雷德伯里、洛奇、拜厄特等小说家的批

^① 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8年，第3页。

评理论进行评析,内容具有当下性。

以上简要介绍了本书一些比较突出或者说出新的地方。文学批评史同其他思想史一样,关心的是思想和观念,其核心是要探讨文学(小说、诗歌、戏剧)与批评的观念的历史。总体来说,我们力图系统而全面地展示英国文学批评的历史变迁,阐明不同时期文学批评的特点,注重对重要批评观念的内涵和演变进行深度剖析,以获得对英国文学批评整体发展较为深刻的认识。

写一本有价值的英国文学批评史,其基本条件是大量占有第一手资料,而要在较短的时间内阅读完如此之多批评家汗牛充栋的著述,需要集体的共同努力。为此,本书邀请部分对英国文学批评有兴趣的老师参与写作。我们确定的一条工作原则是尽量避免转引他人引用的材料,这意味着在动笔之前要检阅相关批评家的著作,搜找有关篇章,认真阅读文本,归纳问题,细致辨析,努力做到“实事求是”,阐述得当。这种披沙拣金似的运用、分析材料的过程,会耗费大量时间精力,却能保证研究工作做得比较扎实。在撰写文稿过程中,我们认真读书,潜心思考,确实是下了不少功夫。

因水平有限,本书难免有疏漏和舛误之处,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王守仁

2013年4月于南京大学

目 录

前言 / 001

第一章 中世纪文学批评 / 001

第一节 索尔兹伯里的约翰与杰弗里·文索夫 / 006

第二节 乔叟 / 012

第二章 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批评 / 021

第一节 锡德尼 / 025

第二节 琼生 / 033

第三节 德莱顿 / 040

第四节 其他批评家 / 048

第三章 18 世纪文学批评 / 054

第一节 艾迪生与夏夫兹伯里 / 056

第二节 诗歌批评 / 061

第三节 小说批评 / 076

第四节 约翰逊 / 086

第五节 苏格兰启蒙运动 / 093

第四章 浪漫主义时期的文学批评 / 108

第一节 华兹华斯 / 111

第二节 柯勒律治 / 119

第三节 雪莱 / 125

第四节 济慈 / 132

第五节 哈兹里特 / 138

第六节 兰姆 / 145

第五章 维多利亚时代的文学批评 / 149

- 第一节 卡莱尔 / 154
- 第二节 德·昆西 / 164
- 第三节 罗斯金 / 170
- 第四节 阿诺德 / 177

第六章 唯美主义批评 / 185

- 第一节 佩特 / 187
- 第二节 王尔德 / 192

第七章 学院派批评家 / 204

- 第一节 雷利 / 205
- 第二节 布雷德利 / 207
- 第三节 其他学院派批评家 / 216

第八章 现代小说批评 / 221

- 第一节 康拉德 / 225
- 第二节 劳伦斯 / 230
- 第三节 福斯特 / 241
- 第四节 伍尔夫 / 250

第九章 文学批评自觉意识的形成 / 258

- 第一节 休姆 / 262
- 第二节 艾略特 / 271
- 第三节 瑞恰慈 / 280
- 第四节 燕卜苏 / 293
- 第五节 利维斯 / 299

第十章 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 / 310

- 第一节 考德威尔 / 311
- 第二节 威廉斯 / 318
- 第三节 伊格尔顿 / 335

第十一章 当代小说批评 / 355

第一节 默多克 / 355

第二节 布洛克-罗斯 / 364

第三节 布雷德伯里 / 378

第四节 洛奇 / 390

第五节 拜厄特 / 404

参考文献 / 419

后 记 / 432

第一章 中世纪文学批评

公元5世纪中叶,盎格鲁、撒克逊、朱特人漂洋过海来到不列颠岛,乘罗马帝国衰亡之机取代罗马人在这里的统治。他们将原来的居民凯尔特人赶到北部和西部,自己则在英格兰东南部定居下来,建立起一些小的王国,后来在7世纪才形成统一的王国,称为英格兰,三个部族开始逐渐融合为一个统一的英吉利民族。在盎格鲁—撒克逊人入侵之前,基督教就已经传入不列颠。公元596年,圣奥古斯丁(St. Augustine)奉罗马教皇格列高利一世(Pope Gregory)之命,率庞大的传教团去英国传教,成为坎特伯雷大教堂的首任大主教。原本信奉多神教的盎格鲁—撒克逊人相继皈依了基督教。基督教使英国与罗马教会的拉丁文明和西欧各国文化建立起紧密联系,对英国民族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特殊贡献。为数不多的古英语诗歌正是通过教会史的记载或神职人员的抄本才得以流传下来。

1066年,诺曼底公爵威廉(William the Conqueror)在黑斯廷斯战役中打败盎格鲁—撒克逊世系的英王哈罗德二世(Harold II)。这是英国历史上一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史学家们往往以此为界,将文艺复兴以前的英国历史分为两个阶段:从公元5世纪到此之前为盎格鲁—撒克逊时期,之后经历了近三百年的诺曼人统治,以及英法百年战争和红白玫瑰战争,终于以都铎王朝的建立为标志,结束了漫长的中世纪,进入文艺复兴时期。与这种历史划分相对应,作为英国文学之载体的英语,先后由古英语时期,经中古英语时期,逐渐过渡到现代英语时期。

“中世纪”是15世纪后期意大利文艺复兴人文主义者提出的概念,用来指古典文明与现代文明之间漫长而野蛮、黑暗的历史时期。意大利文艺复兴人文主义学者和艺术家之所以视之为野蛮、黑暗,是因为中世纪人“对希腊人和罗马人在古代确立的审美准则懵然无知,这些审美

准则是他们自己在现代重新发现的”^①。时至今日,说中世纪野蛮、黑暗已属褪色的陈词滥调,毕竟它并未与古典文明彻底地断裂;说中世纪没有文学批评论述或批评精神也是“历史的误读”^②。伴随着中世纪英国文学的发展,英国文学批评开始萌芽。

古英语或盎格鲁—撒克逊时期流传下来的英国文学写于 400 年的时间内(约 680—1100),主要是头韵体诗歌,这些诗歌现存三万多行,保存在四个中世纪的抄本中。古英语文学中最具影响力的作品《贝奥武甫》(*Beowulf*)既是迄今已知的英国文学中最古老的叙事诗,也是当时整个欧洲最早用一种民族语言写成的长篇诗作。《贝奥武甫》讲述主人公斩妖除魔的故事,具有神话传奇色彩。这部史诗取材于日耳曼民间传说,随盎格鲁—撒克逊人传入英格兰。现存最早的抄本于 8 世纪初叶出自不知名的英格兰诗人之手。《贝奥武甫》在两个场合提到了行吟诗人(scop)。第一次是丹麦国王合罗斯加建造了一座宴会厅,命名为鹿厅,天天在此宴酬作乐。行吟诗人吟唱上帝创造世界的故事,使得武士“充满欢乐”^③。在一定程度上,是行吟诗人的歌声和琴声惹恼了妖怪格兰代尔。第二次是贝奥武甫打败妖怪格兰代尔之后,合罗斯加在鹿厅举行庆功宴,行吟诗人以唱歌和弹琴的方式,讲述故事,为武士提供娱乐。^④“合罗斯加的行吟诗人”作为国王的御用诗人,忠实地履行自己的职责:他们凭借自己的音乐技艺,在重要的场合为国王及其臣民提供娱乐,同时通过讲述基督教故事、本民族历史和传说,重复并延续集体的记忆。《贝奥武甫》中关于行吟诗人的描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盎格鲁—撒克逊时期诗人的特征。首先,行吟诗人附属于国王或宫廷,如果表现不佳,就有可能被替换;第二,作为表演者,诗人在听众面前即席吟唱或背诵,诗歌形式是口头而不是书面的;第三,诗人通过吟唱故事,为听众提供娱乐,同时也扮演教育者和历史记忆贮藏者的角色。《贝奥武甫》作为英国文学史上最早的史诗,并无文学批评的意识,但作品留

① J. A. Burrow, *Medieval Writers and Their Work: Middle English Literature 1100 - 1500*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p. 6.

② J. W. H. Atkins, *English Literary Criticism: The Medieval Phase* (New York: Peter Smith, 1952), p. 2.

③ M. H. Abrams, ed., *The Norton Anthology of English Literature*, Vol. 1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1979), p. 31.

④ 同上, p. 47.

下了关于诗人(作者)的地位、创作方式、功能等涉及文学批评基本要素的记载。

古英语时期的另外一种文学样式是散文。早期散文主要是用拉丁文写成的宗教著作和法律文件。历史学家彼德(Bede, 约 673—735)用拉丁文撰写了论文《论诗法》(*De Arte Metrica*, 701)和《论修辞》(*De Schematibus et Tropis*, 701)。两篇论文在性质上属语法学研究,关心的均为诗歌表达的语言形式。《论诗法》解释了字母和音节之间的区别,着重说明拉丁诗的音步和节奏,《论修辞》讲解《圣经》诗篇中修辞格的运用。彼德的《英吉利人教会史》(*The Ecclesiastical History of the English People*, 731)代表着这一时期用拉丁文写成的散文著作的高峰。阿尔弗雷德大帝(*Alfred the Great*, 849—899)后来将该书从拉丁文翻译成古英语,成为历史上用古英语进行翻译和创作散文的第一人。阿尔弗雷德对英国文学最重要的贡献,是在他的指导下开始编写并且在他死后由他人继续编写的《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The Anglo-Saxon Chronicle*)。阿尔弗雷德为了改变当时学术落后的面貌,兴办宫廷学校,从拉丁文著作中选出“对所有人来说最需要了解”的优秀作品,组织学者将其译成英语。阿尔弗雷德关于翻译的议论散见于他为译著撰写的序言中。在教皇格列高利一世的《司牧训话》(*Cura Pastoralis*)译序中,阿尔弗雷德描述自己做翻译“有时逐字逐句,有时根据意思”。翻译涉及理解和阐释:“我在能够最充分地理解、最清晰地阐释文本之后,将其译成英文。”^①在翻译过程中,不同的译者会有不同的理解和阐释。作为读者的译者,有可能误读原著。将翻译视为理解与阐释,这与后现代文学批评理论关于文本意义可以有多重解读的观点有一致性。

诺曼人的征服这场巨大的社会变革,在文化意义上意味着英国在长达两百年的时间里有三种语言并存:上层阶级使用法语,僧侣集团使用拉丁语,下层人民讲英语。此时的英语实际上是一些混杂的方言,主要用于口头而非书面交流,到 1360 年后才获得与法语相当的地位。因此,作为批评论述的对象文学作品,尤其是书面的作品,为数很少,得以保存且可以进入文学史的英语作品如凤毛麟角。尽管一些诗歌和戏

① King Alfred, “Preface to Gregory’s *Pastoral Care*,” in *The Cambridge Book of Prose and Verse: from the Beginnings to the Cycles of Romance*, ed. George Samps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24), p. 74.

剧在想象力和创造性上或许并不逊于今日,但是从文类发展的角度看,其发展还属有限。由于文学的地位与其他类别的文本相比没有任何优势,相应地,文学及诗学是否为独立的学问极少有学者关注,文学的性质、功能、创作过程、意义阐释、作家地位的评价标准等尚未成为学者讨论的主题。

中世纪英国占主导地位的学问和欧洲其他国家一样,是语法学、修辞学和逻辑学;在中世纪的教会学校(cathedral schools)及初建的大学如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拉丁文语法、修辞学、逻辑学是基础课程。语法学、修辞学和逻辑学均为“研究语言和论说的学科,关心表意和理解”^①,欧洲中世纪的文学文本分析在不同时期通常被纳入这三大领域之内,“每一划分方式会造成与各划分方式所隐含的功能相关的、截然不同的批评形式”^②。英国的文学批评也不例外:索尔兹伯里的约翰和杰弗里·文索夫的论著就显示出中世纪思想中这三大学问所具有的重要的观念形态意义。语法学、修辞学和逻辑学关心的主要是语言层面、技术层面的要素,不过,约翰、杰弗里等人就模仿、语言训练、文本意义解释等所提出的一些看法,有的在文艺复兴时期,有的在19、20世纪的文学批评中得到响应。到14世纪后期,高尔(John Gower)、朗格兰(William Langland),特别是“英诗之父”乔叟的作品里开始体现出朦胧的文学自我意识。所有这些显示出中世纪的学者们均在以不同的方式对文学艺术和实践有所思考。

如同中世纪欧洲大陆其他国家,基督教在当时的英国占有重要地位。在统治阶级的扶持下,教会神职人员开展神学研究,论证基督教教义,同时将宗教著作翻译成英语,以满足广大不懂拉丁语的民众信仰的需求。对原文或译文进行评注是中世纪常见的做法。抄写员在抄写文稿时往往会故意留出空白或页边,让后人写评注。评注的形式包括批注(gloss)、解释(exposition)、诠释(exegesis),涉及提供背景知识、讲解疑难词义、阐发深奥寓意等活动。评注既有用拉丁语,也有用英语,或者是双语。中世纪人对文本的看法颇具“后现代”色彩:他们并不以为对文本的解读是绝对或确定的。随着时间的推移

① M. A. R. Habib, *A History of Literary Criticism and Theory: From Plato to the Present* (MA and Oxford: Blackwell, 2008), p. 175.

② Alex Preminger, et al, eds., *Classical and Medieval Literary Criticism: Translations and Interpretations* (New York: Frederick Ungar Publishing Co., 1974), p. 266.

和学术的积累,不少评注是所谓“评注的评注”,即对前人的点评或肯定,或纠正,或补充。

“评注是整个中世纪批评话语最为普遍的形式。”^①除基督教宗教典籍外,古希腊、罗马流传下来的少数作品也是评注的对象。教会垄断着中世纪的文化,对古希腊、罗马的“异教”文化基本上采取敌视、排斥的态度,但是又从中汲取了很多养分。经院哲学家的神学研究早期借用了柏拉图的思想,后期深受亚里士多德哲学的影响。僧侣们为了阅读拉丁文和希腊文的《圣经》,用统一的拉丁文在欧洲各教会之间进行联系,也要通过古代文学作品学习古代语言。因此,教会在排斥古希腊罗马文化的过程中,又成为其“保留的力量”^②。在中世纪,亚里士多德、维吉尔、奥维德等人的作品得以被传阅、翻译和评注。如道格拉斯(Gavin Douglas)将维吉尔的史诗《埃涅阿斯纪》(*Aeneid*)译成苏格兰英语,并附有“一篇短评”。在其译文和批注中,道格拉斯广泛参照前人的评注,还查阅了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De Civitate Dei*)、薄伽丘的《异教诸神谱系》(*Genealogia Deorum Gentilium*)等著作。有学者认为:道格拉斯将其译著“在某种程度上视为学术性评注之作”^③。评注作为一种阐释、判断行为,难免会带有主观色彩,同时体现出当时通行的价值观和标准。不仅如此,从乔叟身上我们还可以发现:评注是中世纪“作家和读者们形成、表达自身文化身份的方式的一部分”^④,其精神已经渗透于作家的创作中。

到中世纪末期,印刷出版业有了一定的发展。值得注意的是,印刷商也以写序的形式直接参与到当时的文学批评活动中。1476年,卡克斯顿(William Caxton, 1422 - 1491)在伦敦开办英国的首家印刷社,他一生出版近百部书籍,其中70多种是英文书,对英语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卡克斯顿通晓多种语言,经商之余,从事翻译,并为他所刊印的书写序。他在《坎特伯雷故事》第二版序(1484)中称赞乔叟为

① Richard Harland, *Literary Theory from Plato to Barthes: An Introductory History*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5), p. 27.

② 同上, p. 22.

③ Alastair Minnis and Ian Johnson,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Literary Criticism, Volume II: The Middle Ag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 368 - 369.

④ 同上, p. 234.

“伟大的哲学家”、“桂冠诗人”，《坎特伯雷故事》具有“高贵、智慧、文雅、快乐，以及神圣和美德”等品质，阅读这些故事有益于“灵魂的健康”^①。卡克斯顿在马洛里的《亚瑟王之死》序（1485）中谈及有关亚瑟王历史真实性的争议，但他印书的目的是让读者了解过去时代骑士们“高尚的行动”、“文雅而合乎道德的事迹”，以便“从善去恶”。他指出阅读该书可以带来愉悦，而是否相信亚瑟王传说的真实性，则由读者“自行决定”^②。卡克斯顿不仅是英国第一位印刷商，也是英国最早发出本土批评之声的人之一。

第一节 索尔兹伯里的约翰与杰弗里·文索夫

众所周知，在古典时期及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修辞学批评在欧洲人文学科研究中占据主导地位，这一状况到加洛林王朝时期（公元8—10世纪）发生巨大变化，纯修辞学批评几近消失，其位置被语法学研究取而代之。当然，此时的语法研究中吸收了大量修辞学批评的内容。到12、13世纪，出现了新一轮关于修辞学、语法学和逻辑学的地位之争，语法学批评依旧占据主导地位，其中最突出的学者——不止在英国，而且在欧洲范围内，是约翰·索尔兹伯里；修辞学批评则以杰弗里·文索夫及加兰的约翰（John of Garland）为代表，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索尔兹伯里的约翰（John of Salisbury，约1115—1180）生于英格兰的索尔兹伯里，1136年游学巴黎，曾师从阿伯拉尔（Peter Abelard）、贝尔纳（Bernard of Chartres）等著名学者。他交游广阔，既是学者，又投身于政治，曾任教皇驻罗马特使、坎特布雷大主教的秘书等职，后因维护教会的神圣和独立，触怒英王亨利二世而遭流放。1176年始任沙特尔（Chartres）主教，直至去世。他影响最大的著作是两大长篇论文：《政治家手册》（*Policraticus*，1159，国内译为《论政府原理》）和《元逻辑》（*Metalogicon*，1159）——前者是中世纪政治理论的经典之作，后者则是中世纪拥护人文学科研究的代表之作。在这两篇论文，主要是《元逻

① Charles W. Eliot, ed., *Prefaces and Prologues to Famous Books with Introductions, Notes and Illustrations* (New York: Cosimo, 2009), pp. 19–21.

② 同上, pp. 23–24.

辑》的许多片段里,约翰就文学的归属和功能提出看法,并就写作提出了一些原则性建议。

《元逻辑》是中世纪最先将亚里士多德的《工具论》(*Organon*)引入逻辑学、语法学和修辞学研究的著作。约翰自称写此书的目的是反对托名“科尔尼菲西乌斯”(Cornificius)的人及其追随者对人文教育,对逻辑学、语法学和修辞学的责难,为这三大学问辩护。是否有科尔尼菲西乌斯其人并不清楚,约翰很可能是以假名代指当时怀疑、反对人文教育者的若干论调。怀疑论者认为人文教育无关紧要,因为演说能力和敏锐思维乃天之所赋,研习语言和逻辑对理解世界帮助甚微。历史上,从柏拉图到昆体良(Marcus Fabius Quintilian)都强调口才或文采需要天赋、理论知识和不断的练习,三要素缺一不可,这一思想也成为约翰在《元逻辑》里确立的基本原则之一。他也相信人天生具有理性和雄辩之禀赋,但他认为二者需要加以系统训练方能有理想的发挥。按照约翰的定义,逻辑学是研究“言语表达和推理的学科”,训练理性思维的最佳途径就是研习逻辑。论辩有力首先需要表达正确、自如、有效,这也是逻辑活动必备的能力,语法学是研究“正确地说话和写作的学科”,因此,训练逻辑思维和论辩能力,必须先研习语法。不难发现,约翰在主张逻辑研究之时,实际上将语法学提升到首要地位。

《元逻辑》提到当时发生的诗歌归属之争,即属于语法学或修辞学,还是一门独立的学问,这表明在12世纪,关于文学的性质和位置的论争业已开始,学者们开始注意到文学模仿、虚构的因素。不过,以约翰对语法的认识,他将文学纳入语法学的框架似是必然。约翰视语法学为一切人文研究的起点:“语法使思维做好准备,令其理解一切能用言辞来讲授的东西……所有其他研究均依赖语法”;语法是“一切口头表达的母亲与仲裁者,还是打开一切写成之文的钥匙”^①。中世纪的“语法”所覆盖的范围比今日要宽得多——按照他的观点,语法研究的对象不仅包括字母、音节和词语的性质和意义,还包括格律、诗歌的规则、修辞格的定义和运用,以及历史叙事和虚构性叙事的方法等等。许多在今日属于文学阐释范畴的内容,均被约翰划到语法学的范畴之内。约

① *The Metalogicon of John of Salisbury: A Twelfth-Century Defense of the Verbal and Logical Arts of the Trivium*, trans. Daniel D. McGarry (Gloucester, MA: Peter Smith, 1971), pp. 60 - 61.

翰谈到当时该如何对诗进行恰当归类有过一番论争：许多人从诗模仿自然出发，把诗作为一门独特的艺术，认为诗既不属于修辞学，也不属于语法学。约翰承认语法的人为特性，却强调语法一样非常逼真地模仿自然（如诗歌的规则反映了自然），进而明确诗的归属：“诗属于语法学，语法学是诗学研究的母亲和乳母。”^①

约翰不仅定义文学的归属，还大力宣扬文学的价值，一定程度上在为文学和文学研究在人文教育中争得应有的位置。约翰热情地将古典文学遗产介绍给读者，《政治家手册》和《元逻辑》里都有文字盛赞古典文学的价值。一方面，古典文学具有永恒化功能，它将古典文明与古代的辉煌保存下来，为后人留下巨大的精神宝库。另一方面，文学是人们的益友良师，文学不仅让人在悲伤中得到安慰、劳累时得到娱乐、贫穷时享受开心、富有时学会节制，而且有益于人的性格的培养，对人的行为举止有指导作用；文学若使用得当，还可以促进哲学思考。因此，它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手段。约翰对文学的作用的描述，既照应了贺拉斯的娱乐与教育功能观，又隐含了亚里士多德提出的宣泄观，甚至现代发展出来的补偿功能观。

约翰从语法学家的立场出发，为写作和文本解释提出若干指导性原则。既然语法研究的问题是如何“正确地说话和写作”，其功能必然是阐明说写时需要遵守的规则和需要避免的弊病。他针对的是总体的写作和文本解释，故而文学明显包括在讨论对象之内。约翰关于写的思想大致可以分为三块：遣词造句、文体风格、模仿学习。用词方面，他数次引用恺撒（Julius Caesar）的话：“犹如水手会避开岩石，罕见的或特别的词也应当避免”，说明写作时须避免生僻、不常用的词，强调以习用（custom）为原则。需要指出的是，约翰所谓的“习用”并非普通人平常所用，而是指“能正确说话者的实践”^②。从“习用”观竟然可以隐约看到20世纪接受研究者提出的“阐释群体”思想的影子，这显示出中世纪文学批评所具有的真知灼见。与贺拉斯一样，约翰也提醒读者：语言总是处于不断变化状态，这表现在词语会在一段时间盛行，之后消退，在时代需要的时候又重获生命力。造句方面，约翰提出要仔细避免诸如短语搭配、句子元素组成上的语法错误。

① 同上，pp. 51 - 52.

② 同上，p. 49.